

续雕鹏记

台湾

卧龙生著



大陆文艺出版社

第二十九章 轮转阵前飞血雨

马聿飞等人正在商议如何应付沈丹的迫攻，突听一阵虎啸龙吟般的大喝，道：“沈庄主，老要饭的一直就坐在左面，可是又不想和沈大庄主交朋友，不知该如何是好？”肖生凝目望去，发觉那说话之人，正是饭丐。

沈丹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如是想和我沈丹为敌，那就请到右面席位上坐。”

饭丐冷冷说道：“当真是费事得很。”站了起来，直向右面席位上走去。

酒僧三戒，醉眼也斜地也随着站了起来，说道：“好啊！饭丐、酒僧，我俩一向是焦不离孟，孟不离焦，你老要饭活腻了想找死，说不得我和尚也只好奉陪了。”紧随饭丐之后，站起身来，行了过来。

两人挺胸抬头，大步行到右面席位之上，坐了下去。

虽只是酒僧、饭丐两个人，但给予马聿飞等精神上的慰藉，却是很大，但见左面席位突然站起了七八个人，一语不发的走到了右面席位上来。

马聿飞细看来人都是素不相识。

沈丹眉头微耸扬，哈哈大笑，道：“还有要和我沈丹为敌之人么？快请到右面席位上去。”

只听一人大声喝道：“生死有命，就算和沈丹交上朋友，也未必就有什么好处。”随着那大喝之声，又有两个五旬左右大汉，走入右面席位之上。

这两人马聿飞倒是识得，乃是泰山二虎宋氏兄弟。

沈丹目光一掠左面席位上的群豪，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就兄弟想来，这左面席位之上，恐怕还有想和兄弟为敌之人，那就请过右面如何？”

果然，左面席位上，又响起一声笑，道：“人家沈大庄主，既是无意和咱们交友，咱们这等高攀岂不是比死了更为难过么？”

只听一人应声道：“大哥说的不错，头可断，血可流，大不了一个死字，与其活着受辱，倒不如轰轰烈烈地死去，也显得有些英雄气概。”

语声甫落，又站起四条大汉，直向右面席位上行来。

肖生心中暗道：眼下所有的人，大都相信如是和那沈丹为敌，十九是难以活命，但千古艰难唯一死，要他们明知必死，面仍有抗拒的豪气，自非容易的事，眼下要想什么办法，使他们心中了然，纵然和那沈丹为敌也未必死得了。

但见沈丹脸上一片肃穆之色，缓缓道：“还有么？”

他一连喝问数声，左面席位再无行动之人。

肖生暗中留神着那紫袍老人的举动，但见他仍静坐不动，心中好生奇怪，暗道：他如是沈丹的朋友，就该行入沈丹身后另一座篷帐中才是，如是那沈丹的敌人，那就该坐到右面席位上来，以他身份，难道竟也是不敌不友，坐观虎斗的人物不成。

但见沈丹拂髯一笑，回顾着右面群豪说道：“诸位要和我沈某为敌，不知可否能说出一些原因出来？”

马聿飞起身应道：“阁下积恶数十年，杀人无算，眼下之人，不是师门和你结仇，就是父母、朋友受你陷害，每人的仇恨，算起来都很深长。”

沈丹道：“就以马兄而言，不知为何和兄弟结仇？”

马聿飞道：“是为了师门仇恨。”

沈丹微微一笑，道：“马兄如要替师门报仇，沈丹总要知道你有一个报仇的机会，怕的是马兄无能为令师报仇，反将陪上了一条性命。”

马聿飞道：“不劳你沈大庄主担心。”

沈丹目光一转，望着左面席位上的群豪，冷笑道：“诸位虽不肯折节和我沈某下交，但能不和我沈丹为敌，我沈某人仍是照样感激……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既然是彼此之间，已叫明了，互相为敌，那就是说，彼此势同水火，决虽两立……”

只听酒僧三戒，高声接道：“沈大庄主，也不用讲这些大道理了，和尚时限已到，有些等得不耐烦了，还是请逃大庄主早些超度我和尚到西方极乐世界吧！”

他终日带着七分醉意，讲起话来，口没遮拦，别人只道他是讲的醉话，其实此人心细如发，早已留神到沈丹在藉说话时机，分散群豪心神，准备暗中施展手脚。

只听饭丐冷笑一声，接道：“沈大庄主也不用口是心非，只说冠冕堂皇的话了，还是堂堂地划下道儿，大家一刀一枪的比个生死出来。”

沈丹道：“两位好像是心中很急？”

饭丐冷冷应道：“沈大庄主鬼计多端，咱们是不得不防。”

沈丹道：“好！诸位远来是客，如何比试，还望诸位出题，文比武打，拳掌兵刃，只要诸位说得出口，我沈某一定奉陪。”

半晌不讲话的孙发祥，突然接口说道：“老叫化倒有个主意？”

沈丹道：“领教高见？”

孙发祥道：“有道是强龙不压地头蛇，你沈大庄主这番邀请我等参与贵庄英雄大会……”

沈丹淡淡一笑，接道：“据我的记忆，似乎未邀你老叫化子。”

孙发祥咳了一声，笑道：“不论你是否邀了老叫化，老叫

化却是拿着你们百花山庄的请客帖子，走进来的。”

沈丹道：“孙兄神通广大，兄弟是佩服得很。”

孙发祥哈哈一笑，道：“沈大庄主这过奖之言，如确是出自衷诚，老叫化倒是十分爱听……”

目光一掠右首席位上的群豪，只不过寥寥十几个人，微微一笑，接道：“彼此之间的人手，相差十分悬殊，可说是一场势不均，力不敌的搏斗，你沈大庄主如若是自负英雄人物，咱们就订下三阵决胜负的东道。”

沈丹摇头笑道：“打赌的事，兄弟是素不愿为，孙兄之请，实是歉难照办。”

孙发祥哈哈一笑，道：“你沈大庄主之意，可是以多为胜么？”

沈丹笑道：“纵然是本庄中人确有此心，兄弟也不允许。”

孙发祥冷冷说道：“沈大庄主嘴里英雄，骨子里作何打算，叫人难猜难测，既是咱们划道子不算，那也不用问咱们了，你沈丹自作主意就是！”

沈丹虽受讥嘲，但却是面不红，耳不赤，若无其事，淡然一笑，道：“兄弟之意，是力求公平，与会英雄不下数百人，如若只以区区三阵，判定胜负，那未免太过草率，也不知要埋没多少人材，兄弟之意，你们有几个人，咱们就比试几阵，生死勿论。”

孙发祥心知他想借这一战，暴殄为敌之人，纵然是不能如愿，到少可翦除大半，一时间甚难答覆，沉吟不语。

要知这孙发祥不但在丐帮中是一位硕果仅存的长老，

就整个江湖而言，亦可当德高望重，功强辈尊之称，只是目下群豪，都非丐帮中的人物，身份庞杂，来自四面八方，肯否听他之言，还难预料，是以并不擅作主意。

沈丹目光转动，接道：“连同孙兄在内，贵方共有一十五人，咱们就以十五阵分决胜负如何？”

孙发祥扫视了群豪一眼，道：“这个老叫化也是难作主意。”

只听泰山二虎叫道：“咱们公推孙老前辈主持大局。”

群豪齐声相应。

孙发祥哈哈一笑，道：“老叫化是恭敬不如从命了……”

目光转注到沈丹的身上，道：“贵方人多，这等打法，亦非公平之论。”

沈凡道：“孙兄意欲何为呢？”

孙发祥道：“咱们人数少，如是有所伤亡，也就是伤亡一个少一个，不像你们百花山庄有的是武林高手，效命徒儿，死上百儿八十个人，不当他一回事。”

沈丹冷冷接道：“孙兄意欲如何？快请决定，兄弟已然等得不耐烦了。”

孙发祥道：“好啊！你这百花山庄中的四周，守术如何？”

沈丹道：“虽不敢当铜墙铁壁之称，但可说得上是防守守森严四字。”

孙发祥道：“既是不能分由三阵以决胜负，咱们干脆来一个群打群战算了。”

沈丹一皱眉头道：“混战么？”

孙发祥道：“咱们旨在冲出你这百花山庄。”

沈丹冷笑一声道：“怕的是诸位来时容易去时难。”

孙发祥道：‘老叫化一生中就不信邪。’当先起身，直向敞厅外面行去。

肖生心中暗打主意，道：我套上蛟皮手套，暗中想办法接应群豪就是。

突然沈丹一声长啸，道：“诸位想走就走，也未免太小看我沈丹了。”

余音未落，敞厅四周的门口，突然涌现无数黑衣武士，手中兵刃，闪闪生光。

孙发祥目光一掠酒僧、饭丐，说道：“两位请跟着老叫化，当先开路。”

那酒僧为人游戏三昧，纵然是面临生死大关，也是说不出一句正经话来，但对那孙发祥，却是神态恭谨，起身说道：“老前辈居后接应，我和尚和沈铁锅共打头阵。”

原来那饭丐虽然破衣百结，但和丐帮却非同志，他终年背着一个大铁锅，随时随地都升起火来煮饭食用，似是终年终日，一直没有吃饱过一般，别人只道他天生的胃口奇大，却不知这沈铁锅，身着破衣缕衫，终日背着一只大黑锅，实是伤心人别有怀抱，只是他轻易不愿和人谈起，那伤心往事，鲜为人知罢了。

沈铁锅应声而起，和酒僧连袂飞跃，抢在那孙发祥的前面，昂首挺胸，直向厅外行去。

肖生默察形势，一场激烈的恶战，即将展开，似乎沈丹已然变更了原来计划，准备硬以武功，力拼群豪，这一来，他和那马聿飞原先预定的计划，势难再用，于是趁混乱的局

势，暗施传音之术，低声说道：“马兄，情势演变，似是已快过了咱们预计的时限。”

马聿飞道：“不错，看情形已然难以等到晚上，奇怪的是，中州二贾和那彭石向安等，始终不见露面。”

肖生道：“也许他们还没有混进百花山庄。”

马聿飞道：“中州二贾，已非易与人物，那神偷向安，更是智谋百出，说他们混不进百花山庄，实是有些叫人难信。”

肖生道：“可是目下形势，已难再作等待，如不趁此动手，只怕难再有动手的机会了。”

马聿飞道：“兄弟之意，不宜操之过急，无论如何，先要和向安等连络上之后再说。”

肖生心中一片紊乱，拿不定主意该如何才好。

抬头看去，只见酒僧、饭丐已然逼近了敞厅门口，厅门外兵刃闪光，早已布满了黑衣武士。

看情势，只要酒僧饭丐冲出厅门，立时即将展开一场大战。

孙发祥突然停下身子，低声说道：“停下！”

酒僧已跨出厅门一步，饭丐也取过背后的大铁锅，即将准备出手，听得孙发祥呼叫之言，立时停了下来。

回头看去，只见那些坐在右面席位上的群豪，都在低声商议，除了三人之外，大都还在原地坐着未动。

酒僧暗暗叹息一声道：“这些人似已为沈丹气势震慑，失去了抗拒的勇气。”

但见孙发祥黑瘦的面容上，泛起了一阵红色光彩，两道森寒的目光，缓缓由厅中右席上的群豪脸上扫过，道：“诸位

如是跟着老叫化走，至少是多上几分生机，如等待老叫化子去后，诸位再想破围而出，只怕其间的困苦艰难，尤过此刻许多。”

果然，这几句话，发生了效用，右面席边之人，突然又站起三人，大步行了过来。

肖生心中一直犹豫难决，是否该立刻动手，但眼见厅中群豪尽些气丧胆怯，不禁激起豪壮之心，低声说道：“马兄咱们去为那孙发祥壮壮行色吧！”

马聿飞道：“以那孙发祥在武林辈份之尊，声望之重，竟然号召不起沈丹抗拒的武林同道，这沈丹的气势，也确实非同小可了。咱们这一方，总共不过十几个人，但却只有六个人敢往外闯，如是咱不帮帮场，那孙发祥实也无法下台了。”霍然站起了身子。

东方乾点点头自言自语的说道：“毛病就出在昨晚一夜之中了！”撩起长衫，取出金环。

凤竹低声说道：“贱妾自知武功不济，但也不愿坐以待毙。”

马聿飞笑道：“好！这个给你。”右手在长靴之上一探，摸出来两把锋利的匕首。

凤竹接过匕首，嫣然一笑，道：“马爷厚爱，贱妾来生愿为鸡犬以报。”

马聿飞笑道：“凤姑娘言重了。”

东方乾双轮一振，高声说道：“畏刀避剑，苟生一时，只怕终生一世，都将永受奴役，岂不是生不如死！可笑武林道中，就有着这多贪生怕死的人！”

他这番话自言自语，但却语声如宏钟，全场可闻。

左面席位上排坐的大部群豪，都听得耸然动容，面现愧色。

马聿飞抢先离坐，昂首挺胸，直向敞厅的门口行去。

肖生紧随在马聿飞的身后，凤竹紧依肖生身后而行，东方乾手执金轮，殿后而行。

孙发祥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咱们共有十人，抗拒百花山庄的数百高手，不论这一战的胜负如何，这份豪壮之气，也足以震耀武林了！”

沈丹笑道：“以孙兄之能，也许沈某这百花山庄留你不在。”

这当儿，突闻一人大喝道：“大丈夫的光明大落，死也该轰轰烈烈，天下难道还有比死亡更难的事，在下也算一份。”

只见右面席位又站一条大汉，奔了过来。

这一来立时激起了一股奋发之声，左面席位上，余下七八个人，一齐站起，拔出兵刃，行了过来。

孙发祥查点人数，总共有一十八人，纵声大笑一阵，道：“今日咱们如能冲出百花山庄，十八英雄之名，从此将震动江湖，如是不幸埋骨于斯，江湖上亦将长留十八勇士之气。”

这几句话，很是平常，但却自蕴着一股激厉豪壮之气，只听得群豪意气飞扬。

马聿飞沉声说道：“孙老前辈德高望重，还望能主持大局。”

孙发祥道：“老叫化义不容辞……”语声微微一顿，道：“咱们一十八人之中，武功有强有弱，老叫化单凭这外貌观

察，或有土壤藏珠之憾，好在一动上手，明珠自会发光，决不致常埋诸位之才。”

马聿飞道：“我等悉听调度，决无异言。”

孙发祥道：“对方人多，咱们既不能和他们单打独斗，亦不能和他们一对一的硬拼，因此老叫花想出了一个拒敌之阵，咱们共有一十八人以两人为阵之轴，接迎八方四面，东南西北四面，各以两人联手拒敌，合计八人，另外十人，布作内阵，随时填空补隙。”

东方乾道：“好办法，这叫作轮转大阵，正适合今日之局。”

孙发祥望着东方乾道：“那就劳请阁下为左翼之主。”

东方乾道：“在下全力以赴。”

孙发祥转望马聿飞说道：“久闻马总瓢把子为江湖后起之秀，今日一见，气度果是不凡。”

马聿飞道：“老前辈过奖了。”

孙发祥低声问道：“马总瓢把子的伤势如何？”

马聿飞道：“不妨事。”

孙发祥道：“好！那就劳请马总瓢把子为右翼之主。”

马聿飞道：“敬领大命。”

孙发祥目光一掠酒僧三戒和饭丐孙铁锅道：“两位为前阵之主，首当锋锐。”

酒僧、饭丐齐声应道：“敬谨领命。”

孙发祥道：“老叫化和这位风姑娘居中接应各位。”

东方乾望了肖生一眼，心中暗道，这大大有名的丐帮一老，竟然是看走眼了么？这样一位了不起的人物，竟然未能

瞧的出来……

要知肖生伴作马丰飞仆从之人，为了配合身份，不敢过露锋芒，一直把双目中神光隐去，孙发祥虽是老江湖，竟然也未瞧出来。

孙发祥目光转注两个身体魁梧的大汉身上，说道：“劳请两位为后阵之主。”

那两个齐齐应了一声，拔出兵刃，站了方位。孙发祥就余下十人之中，又选了两个武功高强之人去补助那左右二翼，然后高声说道：“尚未经老叫化分派职位的，请自行分成四组，二人一组，分布在四面，外阵如有伤亡，立时自动递补。”

沈丹一直冷冷看着孙发祥遣派人手，组成突围拒敌的方阵，口中虽然不言，心中却是暗暗地赞佩道：这老叫化不但武功超绝，而且深谙谋略，亏他想得这等一个轮转陈来使武功强弱不同的人，能够彼此平均起来，由他居中接应，倒是人尽其能的一种打法。

这时，整个轮转大阵，已然布成，各处方位上的群豪，已拔出兵刃，准备厮杀。

肖生估计了一下四方实力，悄然行到阵后的递补方位上。

在他想来，那孙发祥能够照应前面和左右二翼，已是不大容易，这后阵定然是全阵最弱的一环，自然如若单独照应后阵，找机会暗中施展手脚，或可能保持身份不泄。

那知他移到后阵递补方位上后，原先站在同一方位上的一条大汉，突然移转到左面方位上去，竟是不愿和他同列

一位，也不知那人是觉得他武功不济，不愿和他同守一位，或是觉得他身份低下，不肯和他联手合作。

肖生望了那人一眼，缓缓垂下头去，装作未见。

东方乾暗暗骂道：这小子当真是有眼无珠，竟弃安就险，当下低声对身旁另一个大汉说道：“兄台请移到后阵递补的位上如何？”

那人为人较比忠厚，心中虽然不愿，但勉强走了过来，和肖生同列一位。

孙发祥只待内阵群豪选定方位之后，才高声说道：“今日之战，不只是荣辱所关，而且更是生死所系，尚望诸位能各尽全力以赴……”

右手一挥，当先发出一掌，接道：“全阵缓行，闯出厅去。”

只听掌力随着呼啸之声，直撞过去，拦在门口最先一个黑衣武士，首先遭殃，吃孙发祥掌力击中，惨叫一声，鲜血喷出，摔倒在地上。

他心想先树威势，来一个先声夺人，是以，劈出的一掌，用出八成以上功力，那人自是当受不起。

酒僧三戒大袖一挥，紧随着发出内家真力，横里扫了出去。

饭丐早已取过了背后的大铁锅，举锅一挡，一片叮叮咚咚之声，把攻向酒僧的兵刃尽数接了下来。

酒僧双掌齐施，连发八掌，冲开一条血路，出了散厅。

这时，散厅外的黑衣武士，除了组成了一片刀光剑影，阻挡酒僧、饭丐之外，另外分出了一部份，分由两侧，攻了过

去。

东方乾挥动了金轮，严守左翼门户，不求有功，先保无过。

马聿飞主守右翼，也是以守为主，力求稳住全阵。

主守后阵的两个大汉，武功虽然较差，但只守不攻，亦可勉强对付。

孙发祥运功蓄势，目光炯炯的四下扫射，只要发觉那一方不支之状，立时将出手施援。

阵中群豪，大都把精神集中在对敌之上，只有肖生超然事外，放目于四周，观大势变化。

这一留心观察，立即发觉了情势不对，那些环绕于四周的黑衣武士，似是并未全力抢攻，只是边战边退，分明在诱敌深入，不禁心中大急，暗施传音之术，说道：“孙老前辈，情势有些不对，敌人似在诱我深入，咱们不能随他们进入埋伏。”

孙发祥霍然警觉，抬头打量了下四周形势，果然发觉那些黑衣武士似是存心诱群豪进入正东方一片花树林中，不禁吃了一惊，暗道：如非此人暗施警告，老叫化将在不知不觉下中了沈丹的鬼计。

心中念头转动，不自禁回顾肖生一眼。

肖生却已把精神贯注在激战之上，生似适才的警告之言，并非是出自他的口中。

这时，孙发祥已发觉肖生星目不时闪出冷电一般的神芒，心中暗道了一声：惭愧，这样一位身怀绝技之人，我竟然没有发觉……。

只听一声厉啸传来，四面的黑衣武士，突然加强了压力攻势，刀、剑交织，有如重波叠浪，凶涌而来。

肖生目光转动，只见四面围布的黑衣武士，层层重重，不下二百，心中亦是暗自惊骇，忖道：这些人的武功，大都不错，不知沈丹如何能训练如此众多的黑衣武士。

孙发祥右掌遥遥击出，发出一记劈空掌力，一阻左翼敌势，沉声说道：“转向正西冲出。”

酒僧、饭丐似亦早就觉出了不对，双双大喝一声，带转阵势，向西冲去。

饭丐铁锅挥舞开来，有如一片乌云，只听叮叮咣咣之声，不绝于耳，排出而来的刀山剑林，尽为震荡开去。

酒僧运掌如风，配合着饭丐的铁锅，连续发出拳风掌力。

两人攻势虽然猛烈，但那些黑衣武士的凶悍绝伦，宁死不退，虽被酒僧饭丐伤了三人，仍是无法向前冲进一上。

这时，左右二翼和殿后，同时受到那些黑衣武士的疯狂猛攻，东方乾、马聿飞尽展所能的轮击，扇削，勉强稳住两翼阵角。

但卫守后阵的泰山二虎，却已是应接不暇，中剑受伤。

但两人强忍伤疼，浴血苦战，伤而不退。

这时，那内阵中准备递补的大汉，已然挥动兵刃出手，以补泰山二虎的不足，这轮转大阵，虽非什么奇异大阵，但用以少拒多，倒是恰当的很。

肖生眼看四周压力强大，那些黑衣武士中，竟有着不少武功奇高之人，如非孙发祥随时出手相救，这轮转大阵，只

怕是早已伤亡殆尽，为人破去了。

孙发祥似是未料到这百花山庄之中，竟然潜有着如许之多的武林高手，心中暗暗震惊，忖道：看将起来，今日如想冲出这百花山庄，实非一件容易的事！

但觉四周的压力，愈来愈是强大，全阵已难再移动分毫，而且阵势也逐渐的开始缩小。

突然间响起了一阵闷哼！和马聿飞搭档，护守侧翼的一个武林同道，中了一剑，伤及要害，当场倒了下去。

那守候内阵上的大汉，立时冲上一步填补了空下的位置。

这是一场武林中罕见的群打恶战，看的人触目惊心！

在这等险恶的情势之下，肖生不得不出手相助泰山二虎了，于是暗中连发修罗指，击毙了七八个黑衣卫士。

原来最为紧急的后阵，在肖生维护之下，反而稳定了下来，两翼压力反告呈紧急。

只听两声惨叫传来，两翼副手，又受了重创倒下。

凤竹和另一个黑衣大汉，立时递补了上去。

这惨烈的激战，又延续一个时辰，四面围攻的黑衣武士，虽已有了很大的伤亡，但孙发祥这轮转大阵，也已残破不全。

泰山二虎虽然得肖生全力相助，但两人打到后来，已是内力不支，再加上失血过多，已是无再战之能，只好退了下来。

肖生不得不和另外一个副手，递补上去，正面出手。

他为了要隐密自己的身份，不能锋芒太露，从那黑衣武